

珍品

名人笔丛书

名人轶事录

曾煜编



名人笔丛书（庚）

名人佚事录

曾 煜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名人笔丛书

——名人轶事录

曾煜编

贾淑文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4印张 2700 000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ISBN 7-206-02543-9

I·120 定价:全八册150.00元

出版说明

本丛书从二十世纪中华浩瀚文海中，精选中华名家巨擘的佳构杰作，妙笔精华汇为一帙。其内容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蚊蝇之微，举凡名人的涉笔成趣之作，诸如写山水名胜、宠物雅品、读书之乐、名人趣事、烟酒茶食、鬼鬼神神、幽默调侃之精品，尽收其中，其可谓：篇篇绝妙好辞，字字玕珠华美！

●人有我有，人无我有。本丛书对二十世纪中华名人名作、妙笔精华，收罗最广，编选最精。如当年林语堂几大弟子之作，一些文名不让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而至今鲜为人知的名人名作，皆可在本丛书中一睹风采。

●体例得当，规模宏大。首推八卷，编排新奇，且每卷皆在二十万字左右，既精致又雅重，改变了近年很多散文小品薄薄一册的旧貌。

可枕畔夜读，闲暇翻看；可馈赠亲朋，高雅庄重；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代；可养性怡情，增添品位。

可为有志于散文小品创作者提供最佳范本，亦可满足世纪末的中国人回首往事的怀旧情绪。

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学宝库，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名人智慧的流露。是精品，更是经典。

《名人笔》丛书八卷共收有 100 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

篇散文。其中主要的名作家有：

鲁迅	林语堂	朱自清	梁启超	张爱玲	李健吾
费平凹	李大钊	老舍	方令孺	端木蕻良	
陈独秀	徐懋庸	徐蔚南	周作人	海戈	叶圣陶
杨朔	胡适	周楞伽	许钦文	秦牧	陈西滢
储安平	柯灵	徐志摩	廖沫沙	周犁庵	丰子恺
茅盾	俞平伯	钱歌川	郑振铎	郁达夫	臧克家
刘白羽	梁实秋	许地山	陈子展	沈从文	文载道
谢冰莹	碧野	庐隐	曹聚仁	吴伯萧	郭沫若
夏丏尊	施蛰存	李广田	沙汀	钱钟书	刘海粟
冰心	聂绀弩	王礼锡	秋翁	文洁若	梁遇春
陈从周	周瘦鹃	沈启无	柳无忌	朱湘	罗念生
钟敬文	孙犁	陈衡哲	缪崇群	章克标	文载道
林庚	苏雪林	林徽音	邵洵美	吴组缃	靳以
赵景深	吴秋山	马子华	阿英	张秀亚	唐弢
王任叔	夏衍	吴晗	苏青	王了一	徐讦
谢六逸	王鲁彦	陈西滢	叶灵凤	台静农	祝秀侠
马国亮	陆侃如	潘序祖	老向		

1.《且说中国人》

本辑收五四以来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三十余位文学文化大师的杂感、随笔和杂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抨击中国人的弱点，揭示中国人性格，描画中国人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传神写照。文笔或庄重，或辛辣，或委婉，或幽默，或庄谐杂出，或沉痛评说，千姿百态中，却皆显现出一颗拳拳赤子之心……

2. 幽默人生语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是春日里会心的微笑。中国现代散文

史，曾出现一批智商极高的幽默大师，他们多以生花妙笔，笑说人间百态，从种种人生情状中发现可笑可乐之事，妙语连珠，词采风趣，读之令人忘忧，令人喷饭，令人会心一笑或乐不可支，如参禅悟道一样进入妙可不言的境界！

3.《雪夜话读书》

“雪夜闭门读禁书”向被视为读书人最大乐趣。本书精选文化名人大师近百篇美文，看他们各以生花妙笔，谈读书札记，读书的习惯、方法与乐趣，爱书、买书、卖书乃至晒书焚书的苦乐，书林、书话及中外著名书店的种种轶闻趣事，从书里到书外，娓娓述说中，包含有人间百态，人生甘苦。

4.《山水名胜游》

俗话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听风景不如读风景。本书中的几十位名人大家，足迹遍布海内外，一生好入名山游，乘兴游尽山水名胜之后，复以生花生色之笔，将人间美景移在纸上，令读者在品味其游记美文的同时，亦足不出户而能遍游天下，一举两得，美不胜收。且名人之笔往往为山水增色，读这类游记，比亲游山水名胜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5.《烟酒茶食趣》

烟酒茶食为人生四乐，不论伟人平民皆难以在割舍。本书作者皆为文人名人，更与烟酒茶食为友为兄，且比常人更能体味品尝出其中之味之趣，看他们谈烟之趣，酒之味，茶之品，食之美，人生之乐，尽在其中，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6.《宠物雅品迷》

玩物养性，品赏寄情，都是名士风流。本书的几十篇美文妙文，谈花鸟虫鱼，古玩字画，儿时玩具，乡间野趣，字字有味，笔笔有情，且品味高雅，见识超俗，读之令人留连忘返，不知老之将至！

7.《名人轶事录》

近现代中国的风云际会，涌现出多少文化名人、怪人和狂人，留下多少千古风流轶事。本书中的几十位作者，亦是这时代的名流名人，各以其亲历亲睹，趣说与他们同时代的名人的轶事奇事，龚自珍的好色，辜鸿铭的辫子，弘一法师的出家，徐志摩的奇死……，五光十色，林林总总，情趣盎然，目不暇接。是野史，是笔记，是史海勾沉，更是记人记事的散文精品。

8.《聊侃鬼与神》

人间本无鬼，但为何古往今来人多乐谈之？本书中的文化名人，生在现代，懂得科学，明知无鬼，却乐于谈鬼说神，此无它，不过借鬼神以谈人生，以谈文化，在对鬼神的叙说中透出是浓浓的人间情怀。几十篇小品文章，皆属妙笔生花的“姑妄言之”，我们正乐得权把它当作美文欣赏，“姑妄读之”，皆大欢喜，岂有他哉！

目 录

谈龚定庵	周黎庵 (1)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 迅 (8)
半小时访章记	周黎庵 (12)
章太炎先生轶事	周黎庵 (19)
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	曹聚仁 (24)
章太炎先生	曹聚仁 (29)
记辜鸿铭	胡 适 (33)
辜鸿铭先生轶事	梁实秋 (39)
辜鸿铭	林语堂 (41)
忆辜鸿铭	周作人 (47)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和辜鸿铭	凌淑华 (51)
追忆曾孟朴先生	胡 适 (56)
记曾孟朴先生	郁达夫 (59)
我的康有为	周越然 (64)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72)

吴稚晖先生	陈西滢 (75)
一个刘老老的话	
——记吴稚晖先生	曹聚仁 (81)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周越然 (89)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谢冰莹 (96)
记齐白石	钱歌川 (101)
蔡子民	周作人 (106)
忆刘半农君	鲁迅 (110)
刘半农与礼拜六派	周作人 (113)
鲁迅翁杂忆	夏丏尊 (116)
鲁迅卖金牌	许钦文 (120)
关于鲁迅三数事	周作人 (126)
鲁迅的性格	曹聚仁 (130)
鲁迅先生的骂人	曹聚仁 (134)
谈鲁迅	曹聚仁 (139)
钱玄同	周作人 (144)
许地山的旧话	周作人 (147)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151)
忆周作人先生	梁实秋 (156)
晚年的周作人	文洁若 (163)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176)
怀念胡适先生	梁实秋 (184)
悼庐隐	谢冰莹 (198)
关于庐隐的回忆	苏雪林 (203)
自清先生二三事	谢冰莹 (211)

哭佩弦	郑振铎 (214)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	臧克家 (219)
忆朱自清先生	冯 至 (224)
闻一多在珂泉	梁实秋 (227)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237)
弘一大师的遗书	夏丏尊 (244)
李叔同先生	曹聚仁 (247)
追悼志摩	胡 适 (251)
关于徐志摩	梁实秋 (261)
志摩在回忆里	郁达夫 (265)
悼志摩	林徽音 (272)
北风	

——纪念诗人徐志摩	苏雪林 (282)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	苏雪林 (289)
四位先生	老 舍 (299)
朱湘：诗人的诗人	柳无忌 (305)
光慈的晚年	郁达夫 (319)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 (325)
老舍先生	汪曾祺 (334)
关于老舍	梁实秋 (340)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老 舍 (351)

无边风景属伊人

——赵元任其人其学	成之隅 (355)
想起了梁宗岱先生	李冰封 (364)
杨度同志二三事	夏 衍 (373)

书生襟抱本无垠

——杨度的潇洒与困惑 …… 杨念群 (377)

白头青鬓隔存没

——记何家槐 …… 金性尧 (387)

怀敬容 …… 唐 湜 (394)

谈《龙坡杂文》

——悼台静农先生 …… 舒 芜 (408)

丹青华髯两飘萧

——张大千画里画外 …… 舒 禾 (420)

我所知道的钱稻孙 …… 文洁若 (431)

我所知道的萧乾——Aarody……李文俊 (442)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访问古建筑：梁思成与

林徽音 …… 成之隅 (451)

记杨必 …… 杨 绛 (462)

谈龚定庵

我对于清代人物常想谈谈，尤其是袁子才，郑板桥，李笠翁，汪容甫，金圣叹，龚定庵这几个有骨气的文人。子才和板桥，已经在《论语》上谈过，关于汪容甫的材料搜集不多，金圣叹却不便谈起，谈起金圣叹，总不免谈起他的死，或许会说起他临死的几句话的幽默，我不信受了委曲到“杀头至痛也”的地步还有闲情说笑话，则其说笑话或是幽默实是要免去狱吏罗织自己家族而已。我以为圣叹临命说笑话比破口大骂还要可哀，那真太可叹息；现在因为还乡，身边只有一部《定庵文集》，其余的书都扔在海上，因而有机缘重看一遍，所以还是先谈谈定庵吧。

定庵为人，最好以怪诞不羁，玩世不恭画之，我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清代文人中有龚定庵其人，大概从晚清笔记中所见为多，定庵为人是幽默的，全不是我们日常所见道学派中人；他思想以自我为宗，不傍依门户。有

清中叶，桐城方姚滥调统制全国文坛，定庵所为诗文，独廉悍伟丽，不立宗派，思想尤渊渊入微；平生治学颇杂，著作亦伙，然多已人间不传，今日坊间所通行者，如世界的《国学名著》，商务刊行国学扶轮社出版的《龚定庵全集》，皆据程勛赵惠甫江建霞诸氏的评校本，算不得定庵的全集，定庵的全集有二十四卷，他的好友魏源（默深）手辑，今已不可见，龚子孝珙手抄本，亦颇完全，有人曾于西湖畔尼庵见过，尼盖孝珙之妾也。世界及国学扶轮社的《定庵全集》并不好，将定庵之所谓经济文章都刊在里面，在刊者以为堂皇，而我辈正厌其头痛，大概定庵最好的几篇文章，要算游记杂说。其小品可观，大品文章失之太涩，没有什么好处。定庵的思想。最好要从这类小品中去看他，如《说京师翠微山》云：

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有四松矣，形偃神正，白昼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亩，平生至是见八松矣，邓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肃，邓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邓尉之松，殆不知天地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间不可无是松也。

我读定庵奇文，大概要推此为第一，其好处却正苦说不出；然读之无有不好之者。定庵是天才，为文神采飞舞，不苟绳墨，桐城滥调，当然不足牢笼，即士大夫进身之阶的“八股”，又何尝愿意干过来！故定庵累试不就，有感而作《病梅馆记》。及既捷春官，殿试时又不得

入翰林，但当时定庵的殿试文章确做得极好，题目是《安边绥远疏》，时张格尔甫平，方议新疆善后问题，定庵臚举时事，洋洋洒洒千余言，直言无隐，阅卷大臣皆大惊，卒以楷法不中程，屈列三甲十九名；故事，不由翰林起家者升迁迟滞，定庵愤而作《干禄新书》（此书已不传只存一序），这是天才对于压迫的呼号，如《病梅馆记》云：

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殒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我在学校时，受不喜欢的功课压迫，每至苦极，读此文时不觉潸然泪下，乃知定庵之言，非言梅，实言其自己当时受制义楷法压迫之苦，由衷而发，观梅而有感于中也。

关于定庵的科第，是颇有趣的，定庵既以楷法不中程不得入翰林，乃恨翰林刺骨，令家中妇女悉习书法，凡有人道及翰林；必愤然对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耶？

我家妇女，无一不可入翰林者。”其叔龚文恭公为礼部尚书，有门生求见，盖新入翰林者，定庵避入耳房。文恭询作何事，门生以写白折子对，文恭称善，复告之曰：凡考差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则考时未有不入壳者。定庵忽鼓掌大笑而出曰：“翰林学问，原来如是。”于是遂与其叔绝往来。作《干禄新书》以刺之，书至今已不传，唯一序尚存。其实欲书法中程也是一件难事，人各有其天性，强之学柳学颜如何要得来？昔王世贞有云：“吾目有神，吾腕有鬼。”袁子才礼亲王（名昭槿，啸亭杂录作者，此公在清代为宗室中第一博雅人物），皆有此感，今得定庵有三矣。我喜求人作书，然不喜求诸名家，以所谓名家者，非魏汉，必六朝，我家藏碑帖，尽日摩揣尚有余，何用此辈并碑帖且不如者？然我所求者，正欲如定庵子才其人，悬吾书斋，供我欣赏其个人笔调耳！

定庵为人善谈，工谐谑，而且极精蒙古语，这等处颇可见定庵是天才。间尝论人，以为善于属文的人，却不善谈，其人未必真率；但善谈之人，则正可不必见其文章，有其波澜气势无疑。天下尽有善文不善谈者，却无善谈而不善文，此说似极有理。定庵谈锋极利，中杂以谐谑，尝记其一事，令吾神往有日，出处已忘却，只得自撰：

定庵客某宦家，有客来访（大概是魏默深吧），与之畅论今昔，纵横千古，自昼达旦，未尝呼饮饌；客兴尽欲去，定庵欲送客，而所着履已杳，乃白足送之，及反，

令馆僮遍觅之不可得。岁终撤帐，僮子始于帐顶得之，盖定庵与客谈时，神采飞舞，兴酣色动，不觉头科足跳，所着履以一蹴之力，遽反飞至帐顶，而主客竟两不察觉，盖可见其善谈。定庵不可及，客亦不可及。

这种主客精神实在难得，吾人读其事即可想像其文章！此种人倘得以之为山长，为讲师，其功效殆胜于死猪式之教育万倍，定庵既然善谈，则善谈中必有幽默流露，尝记其一事，颇有趣，可想见其玩世不恭的态度：

定庵在扬州时，一日于盐商席间，酒半，行联句之令，一商云：“正是桃红柳绿天”，定庵急续云：“老夫人移步出堂前”，大笑绝缨而去。

定庵治学，虽繁杂浩博，然而不依傍门户，取怀疑态度，不肯轻低首古人，《定庵年谱》载其谒孔林，极可见其一斑：“先生屡过兖州，未至曲阜，至是自幸著书有成，慨然曰：‘可以谒孔林矣。’遂谒至圣庙，两座儒者有拜有弗拜，亦有强一揖不可者。”晚年以研学佛，亦精内典，故其于学可谓无不窥，大概清初鸿博人物，毛西河朱竹垞之流以后，定庵之学，当推第一，惜其为人放诞，遂不齿于正人君子之目，历数诸子，殆无作为比。胡甘伯以汪容甫（中）魏默深（源）龚定庵（自珍）为国朝古文三大家，谓汪文内闳肆而外谨严，定庵则内谨严而外闳肆，魏则兼之而两不及。这评论也不见得有什么独到，定庵之文，失之用字太僻，乃是实在耳。但当时士大夫，能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实定庵开其风气，较之只知八股制义殆已高出万倍。大概定庵经

学史学，都有渊源，定庵父闾斋为金坛段玉裁婿，而定庵又为玉裁孙婿，段氏为一代大师，定庵幼承其教诲，这等处总有些渊源也。

关于定庵的死，我集有三种资料，可供谈助，（一）以暴疾卒。（二）被宗室贝勒所冤鸩。（三）被所眷妓所鸩。（一）出于年谱，无病状记载，遽言“七月至丹阳，馆于县署，八月十二日暴卒捐馆。”关于（二）却有一段艳史，晚清笔记记者颇多，今转录于此：

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盖弈绘，号太素，封贝勒），主人之侧福晋西林春太清慕其才，颇有暧昧事。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此说大概最可靠，盖定庵集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阙，实为此事而作，如《桂殿秋》云：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窗四天邻，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

关于第三说是：定庵晚年眷妓灵箫，别有所私，定庵知之，嘱与之绝，灵箫阳诺之，而迹愈密，定庵乃怀鸩以往，语灵箫，倘其人再来，当鸩之，灵箫反以之鸩定庵，药方盖出自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因之而卒云。大概定庵之死，以第二说最可靠，以定庵之风流放诞，不护细行，当亦可能也。

定庵有子名孝拱，盖亦奇人，有奇才，但清廷疆吏，如曾国藩辈，知而不能用于，卒为汉奸，英法联军掠圆明